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困境与出路

吴智军

(闽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全媒体时代各种舆论交锋的频次增多、力度加大, 高校网络舆论引导呈现出复杂性和艰巨性。高校网络舆论引导面临意见表达的碎片化与话语主导的混沌化、舆情供给的遮蔽性与信息需求的透明性、新闻交互的多元化与信息传播的扁平化、舆情爆发的即时化与风险反应的长途化等困境。高校应坚持标本兼治, 掌握网络舆论场主动权; 供需对接, 优化舆情引导内容; 疏堵结合, 营造良好舆论生态; 破立并举, 完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关键词] 全媒体; 大学生; 网络舆论

[中图分类号] G 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4-0008-07

网络舆论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 是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对某些公共事务或者焦点问题所表现出意见的总和^[1]。网络媒体被公认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 是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发酵地”。全媒体不断发展, 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2]。全媒体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和新阵地, 能够实现全程在线、全息多维、全员参与、全效传播, 具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不可比拟的优势, 极大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外延, 使思想政治教育突破时空局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3] 因此, 如何充分发挥媒体效能, 在多元信息的博弈中“破茧而出”, 为大学生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成为新时代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新课题。

一、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现实意义

高校网络舆论已经成为高校渗透力、影响力最强的媒介舆论形态, 对人才培养模式与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概言之,

全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舆论引导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理性思维, 有助于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有助于维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一) 强化网络舆论引导是培育大学生理性思维的应有之义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社会的变迁深刻影响了大学生对于热点事件或利益关切事件的看法。全媒体时代, 网民是网络社会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和组成单元。大学生是我国由互联网大国发展成为互联网强国的关键所在,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网络媒介赋权使大学生表达自由权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高校网络舆论是学生对于与自身利益相关问题的观点表达, 反映了学生的民情民意。在高校舆论场中, 非主流、新、奇、异的舆论迎合了大学生的猎奇与创变心理, 更容易在大学生心中引起关注, 使不少大学生的舆论观点趋于片面化、舆论立场趋于从众化、舆论心理趋于娱乐化。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应对新挑战, 网络舆情引导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着力于帮助大学生在知识体系上明确界定和区分现实的舆论性质、端正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 使交往内容理性化、交往行为理智化。高校网络舆论引导有利于培养大

[收稿日期] 2022-12-25

[基金项目]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 (FJ2021XZB015)

[作者简介] 吴智军 (1981—), 男, 福建漳州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学生的理性思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理想追求，并以此转化为行动上的自觉，为大学生夯实价值“底盘”。

（二）强化网络舆论引导是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进阶的必然途径

高校网络舆论是大学生对于社会热点、焦点话题以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突发事件等的话语表达。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舆论作为大学生思想动态的“风向标”，俨然成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指南针”，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舆论生态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要发挥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数据时代，信息的传递成本大大降低，网络社会的规范化水平有待提高，网络空间中的自由性、虚拟性、匿名性使得网络越轨现象频频发生，对网络舆情应对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全程媒体的全天候在线监测、数据追踪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精准开展提供实时监测数据，从而便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第一时间了解相关情况，掌握大学生思想态势，阻断负面舆情苗头，从源头进行思想纠偏。因此，要活用全媒体工具，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契合大学生的时代特点，加强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直面网络舆情挑战，推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强化网络舆论引导是维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

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4]。高校网络舆论场是校园环境和网络环境交互作用的特殊场域^[5]。毋庸置疑，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石和底线，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一环。在众声喧哗的全媒体时代，一些网络谣言、网络传言以互联网为温床生成、发酵，小微舆情也可能扩散为热点事件，分化大众的理想信念。信息技术快速更新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带来了新的机遇，舆情引导载体日益丰富，沟通障碍渐渐减少，促进高校良性舆情环境的形成。不可否认，处在世纪疫情的变局中，疫情牵动无数人的敏感神经，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也因多点散发的疫情情况压力倍增。

一些西方国家基于零和思维，意图在全球范围内实行霸权主义，但又怯于中国的崛起，便以“中国威胁论”为幌子，炮制意识形态舆情事件，试图煽动意识形态对抗。他们利用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话语优势，试图以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腐化中国青少年，导致关于“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言论不绝于耳，悲观消极情绪在不少人群中互相传染。其中，利用全媒体炮制意识形态舆情事件，试图煽动意识形态对抗更是常用手段。高校网络舆论引导旨在抢占网络信息传播的制高点，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版图。高校是新思想、新观念萌发的重要基地，在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十分激烈、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态势下，在理论与实践上加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是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和实现教书育人的目标的关键之举。加强高校网络舆论引导，构建和谐的高校网络舆论环境，有助于摒除不良信息的生存空间，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筑牢后疫情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二、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基本困境

舆论既反映思想又塑造思想。网络舆论的多元传播主体、多样传播载体为包括师生在内的网络受众提供了低门槛的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全息性、碎片化表达，高校网络舆论引导面临主客体角色矛盾、舆论引导供需失衡、网络舆论生态失衡、引导机制滞后等的风险。

（一）意见表达的碎片化与话语主导的混沌化

我国正处于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特殊时期，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多种舆论交融交汇交锋。高校是社会文化的缩影，也是各种观点交流碰撞的舞台。截至2022年6月，我国域名总数为3 380万个^[6]，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生产”和“消费”的边界越发模糊。舆论主体日益多元化，呈“去中心化”“去科层化”态势，多元舆论主体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大学生网民

的主体意识较强,网络活跃度、舆论参与度较高,高校网络舆论场氤氲着复杂的话语权力博弈,尤其是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技术重构导致社群重组,全媒体实现信息的精准传递与分众化传播,在提高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使大学生陷入同质化的信息圈,引发价值认同的固有强化和价值观念的群体极化。与此同时,网络空间天然的相对匿名性,加剧了个体的“法不责众”心态,也加深了网络舆情的复杂程度。传统媒介时代,高校管理者占据舆论主导权,在舆论引导方面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力,牢牢把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全员媒体时代,舆论主体多元交互,传统信息垄断地位被打破,高校“把关人”的作用被弱化,全员分众化传播分解宣传思想工作影响力,高校网络舆论话语主导权被稀释。高校网络舆论主体的多元性与舆论引导的主导性存在矛盾。

(二) 舆情供给的遮蔽性与信息需求的透明性

高校网络舆情事件是由于个人声音与大众和音汇聚在一起、发生交互影响,是群体意识集中爆发的结果。信息遮蔽与信息公开,犹如信息处置的一体两面^[7]。高校网络舆情爆发很大程度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沟通有障碍导致的。从信息公开的内容看,个别高校采取选择性公开,只对内部人员开放知情权,导致学生对学校决策的不理解;从信息公开程度看,管理部门也划分许多公开“禁区”,公众无法得知全部真相,只能管中窥豹,给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提供可乘之机。随着社会不断的变化发展,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也随势而变。全员媒体的不断发展为大学生获取信息提供了多样的平台。然而,学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的信息与事实真相不一定契合,个别学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随意“转赞评”,加速了舆情的爆发,扩大舆情的影响。负面新闻信息具有突发性和刺激性,往往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迅速成为高校网络舆论传播的热点,造成受众的错误认知。实事求是的基础在于“实事”,关键在于“求是”。随着舆情的不断演化,信息不透明往往加剧舆情危机,信息真空、真相缺位加剧大学生的恐慌,从而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当舆情发生时,

高校应完善信息供给的舆情信息生态链,提高官方信息供给时效性,用正能量的舆论、内容涤荡网络空间,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

(三) 新闻交互的多元化与信息传播的扁平化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实现“零距离”“零时差”,压缩时空距离,突破国界限制,为广大学生提供“零门槛”的信息准入通道,使大学生能够最大限度接收到外界的声音,大学生的话语与行为少了限制和约束,也多了遭受侵害的风险。全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形式各异的传播方式和层出不穷的网络平台与象征权威的传统媒体相互交织,构筑了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全息融合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信息传播渠道,网络舆论呈“井喷”态势,舆论传播格局日趋扁平化。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学生关于公共事务的看法不仅源自自身的主观判断,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的影响^[8]。互联网作为最大的信息“集散地”,集纳了多元主体、多元文化、多元思潮,大学生尚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形期,对网络观点的识别能力有待提升。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互动形式更加多样,互动频率越来越高,大学生网民对于网络事件的参与更加广泛。社交软件的分享机制使信息杂乱而缺少理性,极大增加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难度。由于负面信息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下,沉浸式信息获取方式加大了负面舆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冲击,造成负面情绪“共情伤害”。负面信息的裂变式传播,导致网络舆情事件升温、蔓延、变异、失控。由于舆论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限,当外界干扰冲击舆论生态,达到舆论生态系统的“阈值”,便容易导致网络舆论格局发生“畸变”,爆发网络舆情。

(四) 舆情爆发的即时化与风险反应的长途化

网络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虚拟空间,网络环境纷繁复杂,各种观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截至2022年6月,我国已经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185.4万个^[6]。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信息即时生成、瞬时传播对高校网络舆论的传播产生极大的影响。以算法推荐为代表的前沿科技深度嵌入,进一步加剧了受众分化,成为网

络舆情群体极化的“加速器”和“催化剂”。信息技术快速更新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带来了新的机遇，舆情引导载体日益丰富，沟通障碍渐渐减少，促进高校良性舆情环境的形成。高校网络舆情的重要性逐渐成为共识，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益重视高校网络舆情工作，舆情态势一片向好。然而，当下，部分高校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仍然存在“短板”，主要表现为：（1）舆情孕育阶段监测、研判机制有待完善。大多数人都喜欢分享新颖的信息，在各类网络平台的“蛛网式”传播下，不全面、不准确、不科学的信息快速传播，小微舆情也可能发展为热点事件。网络舆论引导需要具备一定的预测与前瞻能力，方能防微杜渐。高校舆情监测预警机制有待健全，对校园日常舆情与重大节日舆情的关注度有待提升。（2）舆情扩散阶段的应急机制有待健全。舆情扩散阶段科学的舆情管理方式有助于抢占舆情先机，防止舆情进一步演化。在舆情扩散阶段，高校对待舆情存在缺位与失位。部分高校存在侥幸心理，企图以冷处理的方式应对舆情；部分高校应对方式不科学，仍以查、封、堵、删等强硬措施为主，没有从源头上处置舆情。（3）舆情消减阶段的总结宣传教育效果不佳。当舆情从高潮阶段过渡到衰退阶段并不表示舆情危机已经解除，若是舆情处理不妥，极易引发“次生舆情”。在“后舆情”阶段向大学生进行网络安全知识普及与网络道德引导，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防止类似事件发生。部分高校在舆情回落期没有做好舆情总结宣传，反馈机制有待健全。

三、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破局之道

《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9]全媒体时代信息高频交互，为大学生提供虚拟沉浸的网络生活空间。因此，全媒体时代的高校网络舆论引导要坚持标本兼治、供需对接、疏堵结合、破立并举，优化“思想引领”关，打破“舆论焦虑”关，抓实“日常监管”

关，把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落到实处。

（一）标本兼治：掌握网络舆论场主动权

诚然，网络舆情问题决然不是信息技术的自我物理反应，其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高校网络舆论引导要打破固有思想束缚，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思想“黏合”，凝聚育人“合力”，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舆情观。

1. 要解决实际问题。面对网络舆情乱象，高校要坚持问题导向原则，着力化解舆情危机，遏制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滋生与蔓延。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网络空间是现实空间的缩影与延伸，高校网络舆情虽然燃于网络，但根源于现实生活，是社会现实矛盾在网络空间的映射。要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优化舆情引导队伍，建立集专任教师、思政教师、辅导员为一体的多元协同的舆情引导队伍，以线下舆情引导为基础，线上舆情引导为延伸，实现线下“面对面”与线上“键对键”的有机结合。

2. 要解决思想问题。价值是网络舆论引导的意义支柱。网络平台的开放性、自由性、匿名性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使网络舆情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观。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主要着力于树立大学生的正确观念，帮助大学生在知识体系上明确界定和区分现实的舆论性质、端正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坚定理想信念。网络媒介的出现深刻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高校网络舆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内容，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网络舆情主阵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网络舆情。高校要发挥校园网络圈群的“主场优势”，通过“理论灌输”拓宽大学生网络道德知识面，筑牢大学生的理论防线、思想防线；通过举办网络安全知识大赛等活动，强化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提升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高校要把立德树人贯穿于网络舆情引导的全过程、各方面，涵养大学生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使命和担当，使他们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新发展格局的主力军。

（二）供需对接：优化网络舆论引导内容

舆情内容呈现的是舆论的核心和受众关注的焦点，也是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关键所在。因

此,高校要精准搭建学生思想困惑需求端和高校舆论工作供给端之间的桥梁。

1. 优化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供给“配方”。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离不开完备的内容体系。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新时代,各种思潮沉渣泛起,亟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价值走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价值共识,对筑牢理想信念、坚守价值追求、聚合磅礴伟力、构筑高校网络舆情“防火墙”具有重大意义。大学生价值观善治有序与模糊混沌相互交织,要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于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增强定力,明确心之所向、路之所往、行之所归。高校网络舆论引导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强化网络空间的價值引导,通过选树和宣传典型网络舆情案例,开展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教育,以正面声音抵抗不良舆情,提高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大学生是网络使用频率最高的群体之一,虽然无时不网、无处不网,但网络安全意识相对淡薄,对维护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了解不深。高校应该加强网络法律、法规宣传,营造网络安全氛围,培养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环境和媒介生态环境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网络实践,开展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使甄别意识植入大学生的认知中,形成对负面信息的“免疫力”,理性看待网络舆情事件。

2. 洞察大学生舆情关怀的需求“痛点”。马克思向来主张把人当作主体来看待,反复强调“人始终是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开展的。毫无疑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效果的最大限度发挥,不仅要从供给侧着手,也要考虑需求侧的思维范式,挖掘大学生深层次舆情诉求,解学生思想之惑。(1)高校要回应大学生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网络空间汇聚了大量的民意和舆情,高校开展网络舆情引导要在充分了解大学生所思所想的基础上,紧扣学生思想的“兴奋点”,直面社会舆论的“争议点”,实现日常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虚功实做”^[11]。(2)高校要回应困扰大学生网民的难点问题。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

对于网络上各种信息的甄别能力有待提升,易被网络信息所困扰。因此,教育工作者要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大学生的舆情心理,回应大学生心理上的失衡、思想上的困惑,及时引领大学生接受高尚情怀的洗礼。

(三) 疏堵结合: 营造良序网络舆论生态

对处于深刻转型的当代中国而言,各种思想和舆论相互交织,思想意识多元化、价值观复杂化、利益诉求分层化,舆论信息体量激增,舆论生态日趋复杂。高校网络舆情引导要坚持堵疏结合、张弛有度,实现刚性管控与柔性引导的有效配合,营造良序的网络舆论生态。

1. 要坚持以规为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主动适应科技赋能带来的影响,顺势而为、应势而动,延伸思政工作臂膀,打造传播矩阵,建强网络思政平台,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高校要充分发挥全媒体技术优势,打造一条技术赋能、精准传播的舆情监管链。通过大数据识别舆情“关键词”,尽可能隔离、阻断不良信息,减少不良舆情对大学生的干扰。要以规为界,对恶意破坏舆论生态的“操盘手”适度惩戒,织密网络“安全网”。高校应“借船出海”,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与用户覆盖率,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与辐射面,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牢牢把握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论主动权。官方媒体账号是重要的意见收集渠道,高校可通过开放评论专区、意见反馈等方式倾听受众意见,协助树立良好的高校形象,在出现负面舆情时积极回应,阻断“异见领袖”的虚假论断,抢占网络宣传渠道的高地^[13]。

2. 要坚持柔性引导,以主流引领支流,以主流遏制“逆流”。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较强,封、堵、删等强势措施只能实现舆论态势的短期控制,难以疏导网民情绪。要培养意见领袖,摒弃传统模式下高校舆论引导的“居高临下”姿态,改变“你听我说”的方式,丢掉宣传教育的架势,密切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话语导向,走近学生、了解学生。高校要整合资

源,推进高校网络思政平台优化管理,让新媒体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焕发新活力的强劲引擎;要充分发挥短视频平台的优势,入驻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媒介,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其中;要强化官方新媒体账号的日常运营和管理,推动思政类公众号项目建设,积极设置议题,充分发挥网络媒介的“收音器”和“扩音器”作用,提高大学生用户的参与度,筑牢高校网络舆论场。

(四) 破立并举:完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14]。加快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的高校网络引导体制势在必行。高校网络舆论引导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建立包含舆情预警、舆情应对和舆情总结在内的网格化舆论引导机制。

1. 做好舆情预警,研判舆情发展态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也同样如此,对大学生网民情绪的引导工作重在预防与预判。快速反应的分析研判与预警机制,不仅能够及时掌握、控制各种舆论的倾向性问题,而且是有效应对突发舆情事件的前提和关键。在舆情酝酿阶段,信息舆情走向仍不明朗,大学生极易受到“首因效应”的影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主动适应科技赋能带来的影响,“技防”与“人防”协同,不断完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的覆盖面,延伸思政工作臂膀,提高舆情监测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密切关注潜伏期的舆情动态,注意收集可靠的网络信息,有效监控校园网络环境,让舆情在萌芽阶段降噪。

2. 构建应急机制,提高舆情应对能力。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过程有多种矛盾存在,其中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在处理高校网络舆情事件时,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舆情爆发期,高校应采取早讲事实、重讲态度、慎讲原因的原则。在舆情事件发生后,高校要及时公关,缩短信息发布周期,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事件起因以及应对措施,将信息及时公开,与学生进行信息交互,为学生还原事情的真相,不给小道消息、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留下空间,争取舆情主动权,抢占舆论制高点。简言之,全媒体时代,高校要特别注意规范信息管理与引导,“有音量”“有力量”地回击不良网络

舆论,让舆情在高潮阶段降压。

3. 做好工作总结,营造积极舆论氛围。舆情进入回落期后,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及时罗列舆情“清单”,借助课堂平台,聚焦热点事件,解读网络舆情,解答学生思想困惑,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舆情事件,抵御错误思潮。关注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以生动鲜活的事例、新颖活泼的形式丰富课堂育人模式,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实效。校园环境是高校网络舆情产生的重要背景,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也是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关键环节。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开展意识形态教育,也要注意潜移默化的环境育人,使学生受到“无言之教”。

[参考文献]

- [1] 张再兴.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71.
- [2]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N]. 人民日报, 2019-03-16 (1).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4.
- [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9: 143.
- [5]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02-20 (1).
-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2-09-14)[2022-10-2]. <http://www.cnnic.net.cn/n4/2022/0914/c88-10226.html>.
- [7] 骆郁廷, 余杰. 疫情防控背景下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引导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 (9): 18-21.
- [8] 陈妙君.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研究 [D]. 漳州: 闽南师范大学, 2022.
-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17.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87.
- [11] 杨一帆, 马少龙.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探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7 (24): 60-62.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204.
- [13] 张璐. 大学生网络舆情干预策略探讨 [J]. 学校

- 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 (4): 82-84.
- [14]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5-12-17 (1).

Difficulties in the Collegiate Guid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the All-media Era and Their Solutions

WU Zhijun

(School of Busines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various public opinion exchanges in the all-media era, the guid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ets more complex and difficult than ever before. It is faced with these problems: the fragmentation of opinion expression and discourse-led chaos; the opacity of public opinion supply and the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dem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news interaction and the flattening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 immediacy of public opinion outbreak and the hysteretic nature of risk resolving. University guidance should seek to address both the symptoms and the root causes and have the initiative in hand in the field of online opinion field, optimize the guidance content by balancing the demand and supply, create a good online opinion ecology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encouragements with restrictions, and improve the guidance mechanism by both establishing new rules and breaking old ones.

Key words: all-media era;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public opinion

(责任编辑 冯庆福)

(上接第 7 页)

The Development of and the Enhanced Value of Marxist Internationalism

XUE Meifang¹, CHEN Xiaoxiao²

(1.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Marxist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and 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time of Marx Engels and Lenin, they focused on how to overthrow capitalism and build a socialist state through class struggle,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orld proletariat, ignoring the problem of balanc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time of Stalin and Mao Zedong, Stalin propos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Mao Zedong made a theoretical division of the three worlds, but they did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achieve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n the era of Deng Xiaoping, under the strategic option of “not to be the head, nor to be the hegemony”, Deng, through his practical actions, solved the problem as to how socialism should relate to capitalism. Hi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enhanced the value of the ol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Xi Jinping,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century, took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new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not only transcends the zero-sum game among different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 but also become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value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sm; nationalism;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责任编辑 冯庆福)